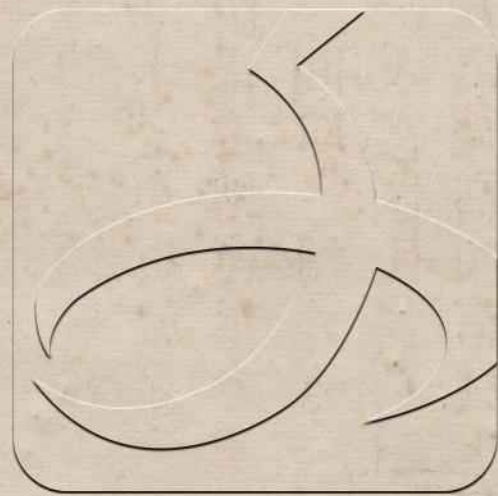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 三宮徽稱冊寶繼又進
勅令玉牒實錄大臣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
至于紹熙朱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
冊寶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
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二年二月用提舉玉
牒實錄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
之至四五詔減爲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
紫四月之閒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



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邁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爲三者各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爲兩官復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答王梁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爲國司農遂粥天下祠廟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闕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正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

公使庫錢代其歲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爲不可況至爲淺鮮者哉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鈎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

所愛結懽期無涯其語意采入騷人閩域又有
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豔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
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
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
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
縹然感慨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至
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
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

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
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
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
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
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故因遷
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
失乎指司馬子長爲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
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

四筆十一
四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陀戰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陀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

脫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葦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洛旣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鈎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舊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温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温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爲名彥爲字一以彥爲名大爲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思魯制中書舍人彥將行證表爲是然則惟彥博異耳故或以爲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啟帝帝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

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醜追尊爲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縣改爲恆農徐弘敏改爲有功韋弘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碑敘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秦彥將以雅爲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以此爲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眞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

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商芸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談詠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竇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

總凡一千卷其所遺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助用彭門記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徒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抵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爲之與它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

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畧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兩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閒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

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
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以
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
周物不周身未死大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
冠岫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
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
也嘗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啟中雖前
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
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
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
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
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
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顛以指冬
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
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

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摭實起居注隨卽
修入顯爲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
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
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
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
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
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
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

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
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
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
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
椀脫之諺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
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
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
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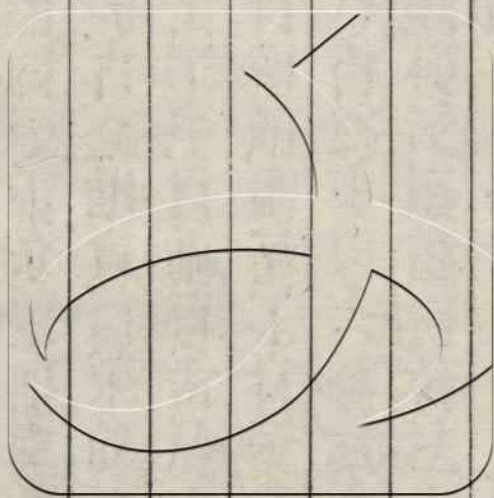
不相見寶厯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爲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爲眾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爲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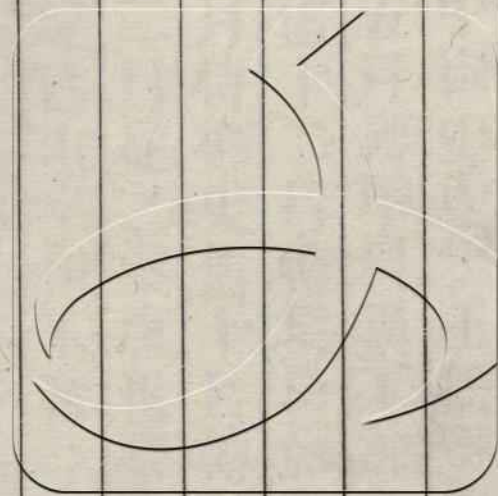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爲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卽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日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敘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迴別矣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十三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大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

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厯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畧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

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甸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勺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丌作奠者

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者从旨作老下目者
訛漆泰黍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冰今从小从
小者訛決沖況涼盜並从水作之者訛饑飢二
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
加草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
筍作笋頤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簡
寶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從魚啟从又
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麓蟲作虫墮許規反
俗作隳又以爲惰幡作幡怪爲恠關爲闕炙从
夕間从日功从刀茲合从二立而作茲升作井
輩从北如从后姦爲姦羸从毒吝作吝冤上加
點鄰作隣牟从午互作于元从點舌从干蓋作
盖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之鼓从皮潛潛僭从替
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爲才阜爲皂曷爲
曷匹爲疋收作収敘作叙臥从臣从人而以人
爲卜改从戊己之己而以爲巳凡作几允作允
館作館覽作覽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
緜从衣淫从疋徧作徧徧徧作徧漾作漾琴瑟之
弦从糸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卽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卽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卽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閒小憩籍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人園見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卽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

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德符沒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爲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稱府而不爲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慶府劔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嘉定府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劔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爲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爲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

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
數嗟歎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爲嗣而用太
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
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爲呂母所
戕恪爲長孫無忌所害欽陷張博之事殆於不
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
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
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爲李氏禍尤慘
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
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

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卽中宗也貌類太宗張說謂太

宗畫像雅類忠王卽肅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

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

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

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況於嬰孺之狀

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
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閒而寢室未
治非嫌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

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東濕雖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歎其廉適爲徐守故爲作記其畧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歆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媚疾以惡之恭覽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卽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僝工充役則倍增勞費目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麻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不復留意以興什植僵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爲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視傾陋逮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爲姦

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曆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爲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其義了不相涉懷孫頗留意曆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曆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曆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文曰治曆明時所以和入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曆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

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傅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爲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鞵黑犀帶佩魚權尙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尙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敘如此若猛進躡得者則不然紹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卽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間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騎將至

四筆十二
九
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卽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時宰執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爲禮部尙書綱曰亦只是侍從卽命除尙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卽面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爲不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

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厯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羌之叛英公爲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必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閒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員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尙書七月特遷琪刑書遂並命爲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

闕今朝奉郎爲兵部員外郎今朝請郎樞密直學士才七

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議大夫爲副樞十

月遷刑部侍郎今正議六年遷戶部尚書今銀青光祿

爲使八年罷爲右僕射今特進從初至此五歲用

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爲特進也當日

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卽大用張齊

賢王沔皆自補闕直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

歲並遷諫議簽樞温仲舒寇準皆自正言今承議郎

直館遷郎中充職二年並爲樞密副使向敏中

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

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

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

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

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

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

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年

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

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

四十一

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卽世此事竟不成耆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尙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合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

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如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違在位啟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尙爲優渥可依前尙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一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僞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于厥身矣開

寶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
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
苟授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
非唯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卽試詩賦二首數刻
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祕書省正字今之世
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
高等薦名旣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
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
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
並預廷試宗諤卽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
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
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
正此事也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
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
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叅政子義問鎖廳
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
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
墳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劔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爲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卽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齊賢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
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
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
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子記先公自燕還
有房碑一册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
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
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
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
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
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
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爲希真
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
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
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藁固
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
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
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萸蒲九節金英滿把

四筆十三
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傲羲皇淵明
於五六月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
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歎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
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爲法如
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

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卽法身諸
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
譯云如如不動恆有正說應觀有爲法如暗翳
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爲
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
諸和合所爲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
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卽導師法身法性非所
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

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案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同

四蓮華之名

唵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蓮華也拘毋陁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陁紅蓮也奔茶利華亦云芬陁利白蓮也堵羅綿柳絮之類卽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曰竭

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爲一月又日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爲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爲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爲銅上塵七銅上塵爲水上塵七水上塵爲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爲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爲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虱七虱成一穞麥七穞麥爲一指二十四指爲一肘四肘爲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

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

四筆十三
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敘恩
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爲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
丞係轉一官又贈太子太師罷爲資政殿學士又贈
太師中書令爲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尙書令則
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
更爲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
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
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

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
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
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
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
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
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
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
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
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
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

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爲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君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爲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韋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誼

董仲舒眭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偃柳復起眭孟上書言有從匹夫爲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祇言惑眾伏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者其所引亦不爲無罪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

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子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汲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云賈誼劉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問焉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

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
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
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
少卿以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既
知彭邠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
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
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
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
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
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
州復表爲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
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
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六十
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
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
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

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
矣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
民甘紹者爲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
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
徙他所訊鞫旣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
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卽單騎出郭二十
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
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尙有
餘息旁得所弃賊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
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
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
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
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
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
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
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

四筆十三
三
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名流
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
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
効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
少卿時羣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
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爲請至端卽前
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
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
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
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

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
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
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
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
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
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
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
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
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
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捽之杖一百配爲忠靖
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
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冤遣二朝士鞠
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其子福應募爲軍
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冤求訴耳太宗怒
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
通判郭潤謫爲海郢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
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
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
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
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

爲貶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爲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下居正封還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以荅其勞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

相退卽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爲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効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闕誠爲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卽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諫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

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爲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權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爲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

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會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寶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

四筆十四
五
從水傍熇有一句願諸君爲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卽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子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綽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也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員外郎亦自爲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爲郎中於是拜員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爲員外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卽云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較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

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
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
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
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
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
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俱
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弃蔑典禮辱天子侍
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
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
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
唐日了不相謀云

貞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
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
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
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採用之其宣州謝
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
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郎是時
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
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

於治具數貞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以德
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
表云供奉當時敢齒貞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
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
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貞元
朝士動一時旣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
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貞元朝
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
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
從之舊真貞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
郎然一朝名臣尙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
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
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
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
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
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
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
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

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在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賓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

人之姿稟周成叡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
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
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尙
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
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
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
無位臣卽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
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
聖慈俯賜昭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
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樛常稱
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
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其弗容控
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
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
牆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
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
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筭宏博之科稅駕清華
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污記

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微兼取
愚鈍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
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
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繇金華
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厦細旃
之講真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
三人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
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
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
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卽以今月二十八
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
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
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
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
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
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
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

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真館閣嘗以夏
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晝
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
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
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閒靜談餘
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
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
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
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
來夜半嘯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場朱
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抵荒唐謬悠殊不能
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
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
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
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
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
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
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陽命

僚屬作一書其敘歷代沿革云在周爲楚鄧鄧諸國據左傳鄧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爲國據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竇老溫益禹弼劉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爲崖異徽宗察京專復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

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爲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書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間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達

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達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啟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啟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

爲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
爲潁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
辭不爲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
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
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
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爲言
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
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
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
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眾未有言汪
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卻是一箇出處云子
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
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
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

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
臨范純禮王欽若孔武仲杜純各爲一說逮蘇
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
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
至之曰何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
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
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
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
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
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
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
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
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
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
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
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
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
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
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
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
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
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
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
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
內外諸司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
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
棧花石等綱祥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
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
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
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
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
功人等每事各爲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
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
追奪事件遂爲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
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

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
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
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
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邏者得之以聞是
時僞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搖人心亟
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臺諫所攻今章且叟
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
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

闕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
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摭
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向寺一
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
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
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取吹之宛
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
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
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
才傳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

四筆十五
六
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
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卽召才參論樂事尺
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
亦不載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
爲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
員外郎擢給事中爲權官蔡疑所沮而出政和
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
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會論爲畏繳

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
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
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
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譖
言以爲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
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
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爲
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鬧藍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薤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橐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礪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爲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洪彥昇並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

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上將軍鳳
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爲左
千牛上將軍保太楊廷璋爲右千牛上將軍靜
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
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
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
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
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
爲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
敏以保成張楸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
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
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己故只以除用爲意而
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
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
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閒實有疲憊庸老之
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祠祿理作自
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
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

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
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
大超越諭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
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
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
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出遂織
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居職
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
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
冀之誅權勢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
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
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
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
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靈帝再治鉤黨
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
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
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
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潑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爲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闡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厯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闕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雍屠維爲祝犁

上章爲商橫重光爲昭陽亥默爲橫艾昭陽爲
尙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汁洽涿灘爲汭
漢作噩爲作鄂闔茂爲淹茂天淵獻困敦更互
赤奮若乃爲赤奪若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
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
爲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
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
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
五月爲臯六月爲旦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
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考之
典籍唯麻書謂太初十月爲畢聚離騷云攝提
貞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月國語至于玄月
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
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蓋不可強爲之說非
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
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
曉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爲明白爾韓退之詩
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守說言疆圉自餘亦
無說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

婁降婁中而且歲在娥訾之口歲五及鶉火歲
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天梁皆用歲星次
舍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
歲在柔兆闍茂亥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丙
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爲不
然漢章不自爲文殆是僚案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
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教司
空爲空土侍中爲大貂散騎常侍爲小貂御史

大夫爲亞台爲亞相爲司憲中丞爲獨坐爲中

憲侍御史爲端公南牀橫榻雜端又曰脆黎殿

中爲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爲合口椒諫議爲

大坡大諫補闕今司諫又曰補袞拾遺今

言爲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爲夕郎夕拜知制

誥爲三字起居郎爲左螭舍人爲右螭又並爲

修注吏部尚書爲大天禮部爲大儀兵部爲大

戎刑部爲大秋工部爲大起吏部郎爲小選爲

省眼考功度支爲振行禮部爲小儀爲南省舍

人今日南宮刑部爲小秋祠部爲冰柄廳比部

爲比盤又曰昆脚皆頭屯田爲田曹水部爲水
曹諸部郎通曰哀烏依烏太常卿爲樂卿少卿
爲少常奉常光祿爲飽卿鴻臚爲客卿睡卿司
農爲走卿大理爲棘卿評事爲廷平將作監爲
大匠少監爲少匠祕書監爲大蓬少監爲少蓬
左右司爲都公太子庶子爲宮相宰相呼爲堂
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尙書丞郎爲曹長御史拾
遺爲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
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
以其奉使持節褻勸忠義也上官安謀反武子
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
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
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羣臣定策功賜爵關內
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關內侯無
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帝
閱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

子平武日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以武著節老臣合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爲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卽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爲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爲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爲之不

以爲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
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
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
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
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斫營劫寨
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伐魯再求帥左師樊遲
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
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
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
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循
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
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
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蕭衍鎮雍州
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
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
亦私具櫓數百張衍旣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
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
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

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爲畔渙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四年仍建爲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又廢爲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爲靖州始時渠陽縣爲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風俗夔與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幙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爲釵其長尺有咫通以班紬布爲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爲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爲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上多至千百頭凡昏姻兄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貨易之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擎

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虛者出物謂之裏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綵於鄰洞者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物以和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縱之逸謂之趁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弩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侔中土神臂弓雖暑溼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鬻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爲士人者隸於學讎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徭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爲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爲省官謂押班

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
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
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
以上卽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
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
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政宣慶諸使遙郡
防團觀察其高者爲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
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
三十二年正月尙未有正官至四月子接伴人
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爲武顯大夫問其
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
故爾蓋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
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祕書省
校書郎賀王友雍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尙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
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爲陽水北爲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

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敘於此

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岳陽嶧

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營陽咸陽櫟陽宜

陽山陽屬河內郡廣陽辟陽河陽魯陽黎陽樅

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郴陽揭陽弋陽屬汝南郡

陽在西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

陽南陽復上曲陽屬常山下曲陽屬鹿桐陽屬五原

陽中屬雲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頻陽郃陽沈陽

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大河平陽平河大原

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渭陽淮陽

汶陽濟陽襄陽塗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陽

滁陽潮陽澧陽灌陽汧陽洮陽沐陽東郡之濮

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

鮑陽紉陽濯陽滇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

之育陽涅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

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

濟陰之句陽音鉤沛郡之穀陽扶陽漂陽魏

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

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朝陽泰

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

山

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
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鄒陽桂陽之耒陽桂陽
涇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洮陽
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犍爲之江陽武陽漢陽
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略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
陽北地之泥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陽劇陽
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
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
觀陽長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
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

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
邑耳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雕
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溧陰河陰湖陰江陰淮
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陽富
陽屬秦昌陽建陽屬東武陽之類尙多有之莫
能知其爲山爲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
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并州高

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爲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郢津度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貞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郵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

泌寫宣以卻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欲爲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爲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旣受詔卽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

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委以軍政久之惟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委定其智勇過人如此唐史猶譏晉爲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實爲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卽爲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但云拜陵號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

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娛篇中撫其用
五十本蔥爲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爲校尉
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爲倉公
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爲盧懷謹云如此甚多
坡詩所謂扶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
出若用蔥爲薤用校尉爲中郎用扁鵲爲倉公
用餘慶爲懷謹不失爲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
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
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
皆非誅死爲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

云盧橘是鄉人爲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
贊以爲信陶隱居之言以爲昌陽不曾詳讀本
草妄爲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爲誤用
爾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閒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揔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枝
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
嘗到閩中不識眞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
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
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
白本言送酒卽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

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
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
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爲出
處曾不蕪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
是老子所言又以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
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旣破敵而還科問前
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
前行乘危以傲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

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尙書傅嘏嘏曰希
賞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
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
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
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
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
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
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
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

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心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爲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己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爲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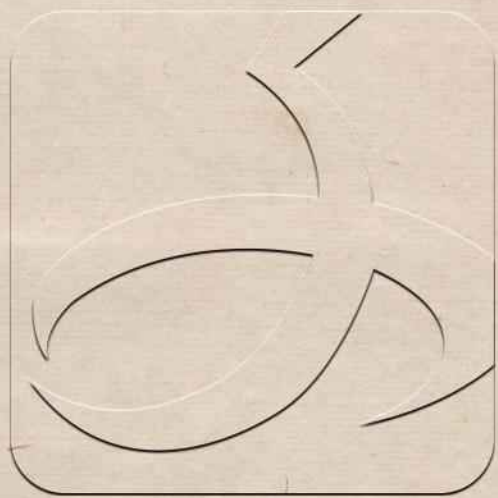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僞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

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爲世所
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爲給事中來俊臣陷
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
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
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
其枉忤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
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
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兼筆當
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
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71021576

